

封神演义

(明) 许仲琳 著

第二卷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封神演义/(明)许仲琳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0.5
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)

ISBN 978-7-5387-1412-8

I. 封… II. 许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143 号

封神演义

作 者:〔明〕许仲琳

责任编辑:王志茹

装帧设计:赵云峰 世纪鼎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0431—86012961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710×1030 毫米 16 开

字 数:1080 千

印 张:52

版 次: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5 月第 2 次第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1412-8

定 价:368.00 元

导 读

《封神演义》是明代的一部长篇小说。许仲琳著，一说陆西星著。今存最早刻本是明代金闾舒载阳刊本（藏日本内阁文库），全名“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义”，别题“批评全像武王伐纣外史封神演义”，20卷100回。此本卷2首页题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，金闾载阳舒文渊梓行”。源出舒本的康熙间“清籁阁藏版”本，卷2题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，竟陵伯敬钟惺批评”（据刘修业《古典小说戏曲丛考》）。其他刻本如“四雪草堂”康熙三十四年褚人获序本等，均不题撰者。孙楷第发现清初《传奇汇考》中《顺天时》传奇解题说：“《封神传》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，未知的否。”（案：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同。）长庚是陆西星的字，“元时”乃“明时”之误。因此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现有许仲琳和陆西星两种说法，而都只有孤证，难以确断。关于成书年代，鲁迅说：“张无咎作《平妖传》序，已及《封神》，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（十六世纪后半）矣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许仲琳是明代南直隶（今江苏南京）人，生平不详。陆西星（1520—？，万历辛丑（1601）尚在世。南直隶兴化（今属江苏）人，著有《南华副墨》、《方壶外史》等。（详见胡适《陆长庚西星的年岁》）

《封神演义》是以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为线索写成的神魔小说。全书内容，鲁迅曾概括如下：“《封神演义》始自受辛（案：即纣王）进香女娲宫，题诗黩神，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。第二至三十回则杂叙商纣暴虐，子牙隐显，西伯脱祸，武成反商，以成殷周交战之局。此后多战争，神佛错出，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，助殷者为截教。……其战各逞道术，互有死伤，而截教终败。于是以纣王自焚，周武入殷，子牙归国封神，武王分封列国终。封国以报功臣，封神以妥功鬼，而人神之死，则委之于劫数。其间时出佛名，偶说名教，混合三教，略如《西游》，然其根柢，则方士之见而已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武王伐纣的事故在民间很早就有流传，到了宋元时代产生了讲史话本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。《封神演义》便是在平话的基础上博采传闻、益以虚构和幻想而写成的。小说从开头至第30回，除哪吒出世的几回外，几乎完全根据平话加以扩大改编；从第31回起至第87回则完全离开平话，放手专写神怪故事。（详见赵景深《〈武王伐纣平话〉与〈封神演义〉》）《封神演义》与一般的历史演义不同，鲁迅把它列入神魔小说类，指出：“书之开篇诗有云，‘商周演义古今传’，似志在于演史，而侈谈神怪，什九虚造，实不过假商周之争，自写幻想”（同上）

《封神演义》中的纣王是一个暴君的典型，他沉湎酒色，听信谗言，杀妻诛子，残害臣民，甚至使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，如制炮烙、造蚕盆、剖孕妇、敲骨髓等。在纣王的暴政统治下，朝政日非，民不聊生。而西伯姬昌（周文王）和周武王则是儒家理想的“仁君”，得到人民的拥护。这种描写反映出武王伐纣乃是顺乎民意、“吊民伐罪”的正义之举。姜子牙提出的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”，是为“以臣伐君”、“以下伐上”的反对独夫民贼的斗争提供理论根据的进步主张。一些研究者认为，书中有关纣王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杀戮大臣等描写，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现实政治状况。但是，作者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、神权和天命论。王权至上的思想是和“以下伐上”相矛盾的，所以作者在肯定伐纣的正义性时，又竭力赞扬那些尽忠于纣王的大臣和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、叔齐。作者只得借助神权和天命论来解决这种矛盾，按照他的设计，“成汤气数已尽，周室天命当兴”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最后无论哪一方，死后都被封神，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消失了。浓厚的天命论色彩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。

《封神演义》受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它充满了富于想象和夸张的神话色彩。神魔们的奇特形状和神异功能，如哪吒的莲花化身和风火轮、土行孙的土遁法、雷震子的肉翅等等，能令读者产生惊奇和愉悦的艺术感受。书中对哪吒闹海、剔骨还肉的歌颂，对脑袋朝后的申公豹倒行逆施的讽刺，都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。据传作者“意欲与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鼎立而三”，但《封神演义》艺术描写比较粗糙，正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的，较《水浒》固失之架空，方《西游》又逊其雄肆，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。”



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

诗曰：

天运循环有替隆，任他胜算总无功。
方才少进和平策，又道提兵欲破戎。
数定岂容人力转，期逢自与鬼神同。
从来逆孽终归尽，纵有回天手亦穷。

话说黄元帅见比干如此不言，径出午门，命黄明、周纪：“随看老殿下往何处去。”二将领命去讫。且说比干马走如飞，只闻的风响之声。约走五七里之遥，只听的路傍有一妇人手提筐篮，叫卖无心菜。比干忽听得，勒马问曰：“怎么是无心菜？”妇人曰：“民妇卖的是无心菜。”比干曰：“人若是无心，如何？”妇人曰：“人若无心，即死。”比干大叫一声，撞下马来，一股热血溅尘埃。有诗为证：

御札飞来实可伤，妲己设计害忠良。

比干倚仗昆仑术，卜兆焉知在路傍。

话说卖菜妇人见比干落马，不知何故，慌的躲了。黄明、周纪二骑马，赶出北门，看见比干死于马下，一地鲜血，溅染衣袍，仰面朝天，瞑止无语。二将不知所以然——当时子牙留下简帖，上书符印，将符烧灰入水，服于腹中，护其五脏，故能乘马出北门耳。见卖无心菜的，比干问其因由，妇人言“人无心即死”，若是回道“人无心还活”，比干亦可不死。比干取心，下台，上马，血不出者，乃子牙符水玄妙之功。话说黄明、周纪飞马赶出北门，见如此行径，回至九间殿来，回黄元帅说“见比干……如此而死”，说了一遍。微子等百官无不伤情。内有一下大夫厉声大叫：“昏君无事擅杀叔父，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纪纲绝灭！吾自见驾！”此官乃是夏招，自往鹿台，不听宣召，径上台来。纣王将比干心立等做羹汤，又被夏招上台见驾。纣王出见夏招，见招竖目扬眉，圆睁两眼，面君不拜。纣王曰：“夏招，无旨有何事见朕？”招曰：“特来弑君！”纣王笑曰：“自古以来，那有臣弑君之理！”招曰：“昏君！你也知道无弑君之理！世上那有无故侄杀叔父之情！比干乃昏君之嫡叔，帝乙之弟，今听妖妇妲己之谋，取比干心作羹，诚为弑叔父！臣弑昏君，以尽成汤之法！”招把鹿台上挂的飞云剑掣在手，望纣王劈面杀来。纣王乃文武全才，岂惧此一个儒生，将身一闪让过，夏招扑个空。纣王大怒，命：“武士拿下！”武士领旨，方来擒拿。夏招大叫曰：“不必来！昏君杀叔父，招宜弑君，此事之当然。”众人向前。夏招一跳，撞下鹿台。可怜粉骨碎身，死于非命！有诗赞曰：

夏招怒发气当嗔，只为君王行不仁。

不惜残躯拚直谏，可怜血肉已成尘！

忠心自合留千古，赤胆应知重万钧，

今日虽投台下死，芳名常共日华新！

不说夏招死于鹿台之下，且说各文武听得夏招尽节鹿台之下，又去北门外收比干之尸。世子微子德披麻执杖，拜谢百官。内有武成王黄飞虎、微子、箕子，伤悼不已；将比干用棺椁停在北门外，搭起芦棚，扬纸旛安定魂魄。

忽听探马报：“闻太师奏凯回朝。”百官齐上马，迎接十里。至辕门，军政司报太师：“百官迎接辕门。”太师传令：“百官暂回，午门相会。”众官速至午门等候。闻太师乘墨麒麟往北门而进，忽见纸旛飘荡，便问左右：“是何人灵柩？”左右答曰：“是亚相比干之柩。”太师惊讶。进城，又见鹿台高耸，光景嵯峨。到了午门，见百官道傍相迎。太师下骑，笑脸答曰：“列位老大人，仲远征北海，离别多年，景物城中尽多变了。”武成王曰：“太师在北，可闻天下离乱，朝政荒芜，诸侯四叛？”太师曰：“年年见报，月月通知，只心悬两地，北海难平。托赖天地之恩，主上威福，方灭北海妖孽。吾恨肋无双翼，飞至都城面君为快。”众官随至九间大殿。太师见龙书案何

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

以生坐，寂静凄凉，又见殿东边黄邓邓大圆柱子。太师问执殿官：“黄邓邓大柱子，为何放在殿上？”执殿官跪而答曰：“此大柱子，所置新刑。名曰炮烙。”太师又问：“何为炮烙？”只见武成王向前言曰：“太师，此刑乃铜造成的，有三层火门。凡有谏官阻事，尽忠无私，赤心为国的，言天子之过，说天子不仁，正天子不义，便将此物将炭烧红，用铁索将人两手抱住铜柱，左右裹将过去，四肢烙为灰烬，殿前臭不可闻。为造此刑：忠良隐遁，贤者退位，能者去国，忠者死节。”闻太师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三目交辉，只急得当中那一只神目睁开，白光现尺余远近。命执殿官：“鸣钟鼓请驾！”百官大悦。

话说纣王自取比干心作汤，疗妲己之疾，一时全愈，正在台上温存。当驾官启奏曰：“九间殿鸣钟鼓，乃闻太师还朝，请驾登殿。”纣王闻得此说，默然不语，随传旨：“排銮舆临轩。”车御、保驾等官，扈拥天子登九间大殿。百官朝贺。闻太师进礼，山呼毕。纣王秉圭谕曰：“太师远征北海，登涉艰苦，鞍马劳心，运筹无暇，欣然奏捷，其功不小。”太师拜伏于地曰：“仰仗天威，感陛下洪福，灭怪除妖，斩逆剿贼。征伐十五年，臣捐躯报国，不敢有负先王。臣在外闻得内庭浊乱，各路诸侯反叛，使臣心悬两地，恨不得插翅面君。今睹天颜，其情可实？”纣王曰：“姜桓楚谋逆弑朕，鄂崇禹纵恶为叛，俱已伏诛；但其子肆虐，不尊国法，乱离各地，使关隘扰攘，甚是不法，良可痛恨！”太师奏曰：“姜桓楚篡位，鄂崇禹纵恶，谁可以为证？”纣王无辞以对。太师近前复奏曰：“臣征在外，苦战多年；陛下仁政不修，荒淫酒色，诛谏杀忠，致使诸侯反乱。臣且启陛下：殿东放着黄邓邓的是甚东西？”纣王曰：“谏臣恶口忤君，沽忠买直，故设此刑，名曰炮烙。”太师又启：“臣进都城，见高耸青霄是甚所在？”纣王曰：“朕至暑天，苦无憩地；造此行乐，亦观高望远，不致耳目蔽塞耳。名曰鹿台。”太师听罢，心中甚是不平，乃大言曰：“今四海荒荒，诸侯齐叛，皆陛下有负于诸侯，故有离叛之患。今陛下仁政不施，恩泽不降，忠谏不纳，近奸色而远贤良，恋歌饮而不分昼夜，广施土木，民连累而反，军绝粮而散。文武军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民，乃君王四肢。四肢顺，其身康健；四肢不顺，其身缺残。君以礼待臣，臣以忠事君。想先王在日，四夷拱手，八方宾服，享太平乐业之丰，受巩固皇基之福。今陛下登临大宝，残虐万姓，诸侯离叛，民乱军怨。北海刀兵，使臣一片苦心，殄灭妖党。今陛下不修德政，一意荒淫，数年以来，不知朝纲大变，国体全无，使臣日劳边疆，正如辛勤立燕巢于朽幕耳。惟陛下思之！臣今回朝，自有治国之策，容臣再陈。陛下暂请回宫。”纣王无言可对，只得进宫阙去了。

且说闻太师立于殿上曰：“众位先生，大夫，不必回府第，俱同老夫到府内共议。吾自有处。”百官跟随，同至太师府，至银安殿上，各依次坐下。太师就问：“列位大夫，诸先生，老夫在外多年，远征北地，不得在朝，但我闻仲感先生托孤之重，不敢有负遗言。但当今颠倒宪章，有不道之事。各以公论，不可架捏。我自有平定之说。”内有一大夫孙容，欠身言曰：“太师在上：朝廷听谗远贤，沉湎酒色，弑忠阻谏，殄灭彝伦，怠荒国政，事迹多端。恐众官齐言，有紊太师清听。不若众位静坐，只是武成王黄老大人从头至尾讲与老太师听。一来老太师便于听闻；百官不致搀越。不识太师意下如何？”闻太师听罢，“孙大夫之言甚善。黄老大人，老夫洗耳，愿闻其详。”黄飞虎欠身曰：“即从尊命，未将不得不细细实陈：天子自从纳了苏护之女，朝中日渐荒乱。将元配姜娘娘剜目烙手，杀子绝伦。诳诸侯入朝歌，戮醢大臣，妄斩司天监太史杜元铣。听妲己之狐媚，造炮烙之刑，坏上大夫梅伯。囚姬昌于羑里七年。摘星楼内设蚕盆，宫娥惨死。造酒池、肉林，内侍遭殃。造鹿台广兴土木之工，致上大夫赵启坠楼而死。肆用崇侯虎监工，贿赂通行，三丁抽二，独丁赴役，有钱者买闲在家，累死百姓，填于台下。上大夫杨任谏阻鹿台之工；将杨任剜去二目，至今尸骸无踪。前者鹿台上有四、五十狐狸化作仙人赴宴，被比干看破，妲己怀恨。今不明不白，内庭私纳一女，不知来历。昨日听信妲己，诈言心疼，要玲珑心作汤疗疾，勒逼比干剖心，死于非命；灵柩见停北门。国家将兴，祯祥自现；国家将亡，妖孽频出。谗佞信如胶漆，忠良视如寇

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

仇，惨虐异常，荒淫无忌。即不才等屡具谏章，视如故纸，甚至上下阻隔。正无可奈何之时，适太师奏凯还国，社稷幸甚！万民幸甚！”黄飞虎这一遍言语，从头至尾，细细说完，就把闻太师急得厉声大叫曰：“有这等反常之事！只因北海刀兵，致天子紊乱纲常。我负先王，有误国事，实老夫之罪也！众大夫、先生请回。我三日后上殿，自有条陈。”太师送众官出府，唤徐急雨，令封了府门，一应公文不许投递。至第四日面君，方许开门应接事体。徐急雨得令，即闭府门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太师兵回奏凯还，岂知国内事多奸。君王失政乾坤乱，海宇分崩国政艰。十道条陈安社稷，九重金阙削奸顽。山河旺气该如此，总用心机只等闲。

话说闻太师三日内造成条陈十道。第四日入朝面君。文武官员已知闻太师有本上殿。那日早朝，聚两班文武，百官朝毕。纣王曰：“有奏章出班，无事朝散。”左班中闻太师进礼称臣曰：“臣有疏。”将本铺展御案。纣王览表：

“具疏太师臣闻仲上言。奏为国政大变，有伤风化，宠淫近佞，逆治惨刑，大于天变，隐忧莫测事：臣闻：尧受命以天下为己忧，而未常以位为乐也。故诛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得舜、禹、稷、契而咎繇，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仁乐义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，乃‘王者必世而后仁’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位以禅虞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。舜知不可避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所作韶乐，尽美尽善。今陛下继承大位，当行仁义，普施恩泽，惜爱军民，礼文敬武，顺天和地，则社稷奠安，生民乐业。岂意陛下近淫酒，亲奸佞，亡恩爱，将皇后炮手剜睛，杀子嗣，自剪其后。此皆无道之君所行，自取灭亡之祸。臣愿陛下痛改前非，行仁兴义，远小人，近君子；庶几社稷奠安，万民钦服，天心效顺，国祚灵长，风和雨顺，天下享承平之福矣。臣带罪冒犯天颜，条陈开列于后：

第一件：拆鹿台，安民不乱；





第二件：废炮烙，使谏官尽忠；

第三件：填蜃盆，宫患自安；

第四件：去酒池、肉林，掩诸侯谤议；

第五件：贬妲己，别立正宫，使内庭无蛊惑之虞；

第六件：勘佞臣，速斩费仲、尤浑而快人心，使不肖者自远；

第七件：开仓禀，赈民饥馑；

第八件：遣使命招安于东南；

第九件：访遗贤于山泽，释天下疑似者之心；

第十件：纳忠谏，大开言路，使天下无壅塞之蔽。”

闻太师立于龙书案傍，磨墨润毫，将笔递与纣王：“请陛下批准施行。”纣王看十款之中，头一件便是拆鹿台。纣王曰：“鹿台之工，费无限钱粮，成工不毁。今一旦拆去，实是可惜。此等再议。二件，‘炮烙’，准行。三件，‘蜃盆’，准行。五件，‘贬苏后’，今妲己德性幽闲，并无失德，如何便加谪贬？也再议。六件，中大夫费、尤二人，素有功而无罪，何为谗佞，岂得便加诛戮！除此三件，以下准行。”太师奏曰：“鹿台功大，劳民伤财，万民深怨，拆之所以消天下百姓之隐恨。皇后谏陛下造此惨刑，神怒鬼怨，屈魂无申，乞速贬苏后，则神喜鬼舒，屈魂瞑目，所以消在天之幽怨。勘斩费仲、尤浑，则朝纲清净，国内无谗，圣心无惑乱之虞，则朝政不期清而自清矣。愿陛下速赐施行，幸无迟疑不决，以误国事，则臣不胜幸甚！”纣王没奈何，立语曰：“太师所奏，朕准七件；此三件候议妥再行。”闻太师曰：“陛下莫谓三事小节而不足为，此三事关系治乱之源，陛下不可不察，毋得草草放过。”君臣立辨，只见中大夫费仲还不识时务，出班上殿见驾。闻太师认不得费仲，问曰：“这员官是谁？”仲曰：“卑职费仲是也。”太师道：“先生就是费仲。先生上殿有甚么话讲？”仲曰：“太师虽位极人臣，不按国体：持笔逼君批行奏疏，非礼也；本参皇后，非臣也；令杀无辜之臣，非法也。太师灭君恃己，以下凌上，肆行殿庭，大失人臣之礼，可谓大不敬！”太师听说，当中神目睁开，长髯直竖，大声曰：“费仲巧言惑主，气杀我也！”将手一拳，把费仲打下丹墀，面门青肿。只见尤浑怒上心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

来，上殿言曰：“太师当殿殴打大臣，非打费仲，即打陛下矣！”太师曰：“汝是何官？”尤浑曰：“吾乃是尤浑。”太师笑曰：“原来是你！两个贼臣表里弄权，互相回护！”趋向前，只一掌打去，把那奸臣翻筋斗跌下丹墀有丈余远近。唤左右：“将费、尤二人拿出午门斩了！”当朝武士最恼此二人，听得太师发怒，将二人推出午门。闻太师怒冲牛斗。纣王默默无言，口里不言，心中暗道：“费、尤二人不知起倒，自讨其辱。”闻太师复奏请纣王发行刑旨。纣王怎肯杀费、尤二人。纣王曰：“太师奏疏，俱说得是。此三件事，朕俱总行；待朕再商议而行。费、尤二臣，虽是冒犯参卿，其罪无证，且发下法司勘问，情真罪当，彼亦无怨。”闻太师见纣王再三委曲，反有兢业颜色，自思：“吾虽为国直谏尽忠，使君惧臣，吾先得欺君之罪矣。”太师跪而奏曰：“臣但愿四方绥服，百姓奠定，诸侯宾服，臣之愿足矣，敢有他望哉！”纣王传旨：“将费、尤发下法司勘问。七道条陈限即举行；三条再议妥施行。”纣王回宫。百官各散。

天下兴，好事行；天下亡，祸胎降。太师方上条陈，事已好将来了，不防东海反了平灵王。飞报进朝歌来，先至武成王府。黄元帅见报，叹曰：“兵戈四起，八方不宁，如今又反了平灵王，何时安息！”黄元帅把报差官送到闻太师府里去。太师在府正坐。堂候官报：“黄元帅差官见老爷。”太师命：“令来。”差官将报呈上。太师看罢，打发来人，随即往黄元帅府里来。黄元帅迎接到殿上行礼，分宾主坐下。闻太师道：“元帅，今反了东海平灵王，老夫来与将军共议：还是老夫去，还是元帅去？”黄元帅答曰：“末将去也可，老太师去也可，但凭太师主见。”太师想一想，道曰：“黄将军，你还随朝。老夫领二十万人马前往东海，剿平反叛，归国再商政事。”二人共议停当。

次日早晨，闻太师朝贺毕。太师上表出师。纣王览表，惊问曰：“平灵王又反，如之奈何？”闻太师奏曰：“臣之丹心，忧国忧民，不得不去。今留黄飞虎守国；臣往东海，削平反叛。愿陛下早晚以社稷为重，条陈三件，待臣回再议。”纣王闻奏大悦，巴不得闻太师去了，不在面前搅扰，心中甚是清净；忙传谕：“发黄旄、白钺，即与





闻太师饯行起兵。”纣王驾出朝歌东门。太师接见。纣王命斟酒赐与太师。闻仲接酒在手，转身递与黄飞虎，太师曰：“此酒黄将军先饮。”飞虎欠身曰：“太师远征，圣上所赐，黄飞虎怎敢先饮？”太师曰：“将军接此酒，老夫有一言相告。”黄飞虎依言，接酒在手。闻太师曰：“朝纲无人，全赖将军。当今若是有甚不平之事，礼当直谏，不可钳口结舌，非人臣爱君之心。”太师回身见纣王曰：“臣此去无别事忧心，愿陛下听忠告之言，以社稷为重，毋变乱旧章，有乖君道。臣此一去，多则一载，少则半载，不久便归。”太师用罢酒，一声炮响，起兵径往东海去了。眼前一段蹊跷事，惹得刀兵滚滚来。不知胜负如何，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

诗曰：

崇虎贪残气更臭，剥民膏髓自肥饶。

逢君欲作千年调，买窟惟知百计要。

奉命督工人力尽，乘机起衅帝图消。

子牙有道征无道，国败人亡事事凋。

话说纣王同文武欣然回至大殿，众官侍立。天子传旨：“释放费仲、尤浑。”彼时有微子出班奏曰：“费、尤二人，乃太师所参，系狱听勘者。今太师出兵未远，即时释放，似亦不可。”纣王曰：“费、尤二人原无罪，系太师条陈屈陷，朕岂不明？皇伯不必以成议而陷忠良也。”微子不言下殿。不一时，赦出二人，官还原职，随朝保驾。纣王心甚欢悦。又见闻太师远征，放心恣乐，一无忌惮。时当三春天气，景物韶华，御园牡丹盛开。传旨：“同百官往御花园赏牡

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

丹，以继君臣同乐，效虞廷赓歌喜起之盛事。”百官领旨，随驾进园。正是：天上四时春作首，人间最富帝王家。怎见得御花园的好处，但见：

仿佛蓬莱仙境，依希天上仙圃。诸般花木结成攒，叠石琳琅妆就景。桃红李白芬芳，绿柳青萝摇曳。金门外几株君子竹，玉户下两行大夫松。紫巍巍锦堂画栋，碧沉沉彩阁雕檐。蹴球场斜通桂院，秋千架远离花篷。牡丹亭嫔妃来往，芍药院彩女闲游。金桥流绿水，海棠醉轻风。磨砖砌就萧墙，白石铺成路径。紫街两道，现出二龙戏珠；阑干左右，雕成朝阳丹凤。翡翠亭万道金光，御书阁十层瑞彩。祥云映日，显帝王之荣华；瑞气迎眸，见皇家之极贵。凤尾竹百鸟来朝，龙爪花五云相罩。千红万紫映楼台，走兽飞禽鸣内院。八哥说话，纣王喜笑欲狂；鹦鹉高歌，天子欢容鼓掌。碧池内金鱼跃水，粉墙内鹤鹿同春。芭蕉影动逞风威，逼射香为百花主。珊瑚树高高下下，神仙洞曲曲湾湾，玩月台层层叠叠，惜花径绕绕迢迢。水阁下鸥鸣和畅，凉亭上琴韵清幽。夜合花开，深院奇香不散；木兰花放，满园清味难消。名花万色，丹青难画难描；楼阁重重，妙手能工焉仿。御园中果然异景，皇宫内真是繁华。花间翻蝶翅，禁院隐蜂衙。亭檐飞紫燕，池阁听鸣蛙。春鸟啼百舌，反哺是慈乌。正是：御园如锦绣，何用说仙家。蓝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霞。

诗曰：

瑞气腾腾锁太华，祥光霭霭照云霞。

龙楼凤阁侵霄汉，玉户金门映翠纱。

四时不绝稀奇景，八节常开罕见花。

几番雨过春风至，香满城中百万家。

话说百官随驾进御园牡丹亭，摆开九龙设席筵宴，文武依次序坐下，论尊卑行礼。纣王在御书阁陪苏妲己、胡喜媚共饮。且说武成王对微子、箕子曰：“‘筵无好筵，会无好会’。方今土马纵横，刀兵四起，有甚心情宴赏牡丹。但不知天子能改过从善，或边亭烽息，殄逆除凶，尚可望共乐唐虞，享太平之福；若是迷而不返，恐此日





无多，忧日转长也。”微子、箕子闻言，点首嗟叹。众官饮至日当正午，百官往御书阁来谢酒。当驾官启奏：“百官谢恩。”纣王曰：“春光景媚，花柳芳妍，正宜乐饮，何故谢恩？传旨，待朕陪宴。”百官听见天子下楼亲陪，不敢告退，只得恭候。但见纣王亲至，牡丹亭上首添一席，同众臣共饮欢笑，乐声齐奏，君臣换盏轮杯，不觉天晚，帝命掌上画烛。笙歌嘹亮，真是欢乐倍常。将近二鼓时分，不说君臣会酒。且言御书阁妲己、胡喜媚带酒酣睡龙榻之上。近三更时候，妲己元形现出来寻人吃。一阵怪风大作。怎见得：

摧花倒树异寻常，灭烛无情尽绝光。穿户透帘侵病骨，妖氛怪气此中藏。

风过了一阵，播土扬尘，把牡丹亭都晃动。众官正惊疑间，只听得侍酒官齐叫：“妖精来了！”黄飞虎酒已半酣，听说有妖精，慌忙起身出席，果见一物在寒露之中而来。但见：

眼似金灯体态殊，尾长爪利短身躯。扑来恍似登山虎，转面浑如捕物旂。妖孽惯侵人气魄，怪魔常噬血头颅。凝眸仔细观形象，却是中山一老狐！

话说黄飞虎带酒出席，见此妖精扑来，手中无一物可挡，把手挽住牡丹亭栏杆，攀折了一根，望那狐狸一下打去。那妖精闪过，又扑将来。黄飞虎叫左右：“快取北海进来的金眼神莺！”左右忙忙的将红笼开了放出。那神莺飞起，二目如灯，专降狐狸。此莺往下一罩，爪似钢钩，把狐狸抓了一下。那狐狸叫了一声，径往太湖石下攒去了。纣王眼见此，即唤左右取锹锄望下挖。左右挖下二三尺，见无限的人骨骷髅成堆。纣王着实骇然。纣王因想：“谏官本上，常言‘妖氛贯于宫中，灾星变于天下’，此事果然是实。”心下甚是不悦。百官起身，谢恩出朝，各归府第。不题。

且说妲己酒后，元形出现，不意被神莺抓了面门，伤破皮肤；惊醒回来，悔之无及。纣王至御书阁同妲己共寝。睡至天明，纣王忽见妲己面上带伤，急问曰：“御妻脸上为何有伤？”妲己在枕边回曰：“夜来陛下陪百官饮宴，妾往园中稍游，从海棠花下过，忽被海棠枝干吊将下来，把妾身抓了面上，故此带伤。”纣王曰：“今后不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

可往御园游乐。原来此地真有妖氛。朕与百官饮至三更，果见一狐狸前来扑人。时有武成王黄飞虎攀折栏杆去打他，尚然不退；后放出外国进来金眼神莺。那莺惯降狐狸，一爪抓去，那妖带伤走了。莺爪尚有血毛。”——纣王对妲己说，但不知同着狐狸共寝。且说妲己暗恨黄飞虎：“我不曾惹你，你今来害我，则怕你路逢窄道难回避！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纣王忻然赏牡丹，君臣欢饮鼓三攒。

狐狸影现人多怕，怪兽威施气更欢。

金眼神莺真可羨，绶尾邪魔已带残。

私仇断送贞洁妇，才得忠良逐钓竿。

话说妲己深恨黄飞虎放莺害他，只等他路逢狭道。武成王那里知道？

话分两处。且言西岐姜子牙在朝，一日闻边报，言纣王荒淫酒色，宠任奸佞，又反了东海平灵王，闻太师前去征剿。又见报，崇侯虎蛊惑圣聪，广兴土木，陷害大臣，荼毒万姓，潜通费、尤，内外交结，把持朝政，朋比为奸，肆行不道，钳制谏官。子牙看到切情之处，怒发冲冠：“此贼若不先除，恐为后患！”子牙次日早朝。文王问曰：“丞相昨阅边报，朝歌可有甚么异事？”子牙出班启曰：“臣昨见边报，纣王剜比干之心，作羹汤疗妲己之疾；崇侯虎紊乱朝政，横恣大臣，蛊惑天子，无所不为，害万民而不敢言，行杀戮而不敢怨，恶孽多端，使朝歌生民日不聊生，贪酷无厌。臣愚不敢请，似这等大恶，假虎张威，毒痛四海，助桀为虐，使居天子左右，将来不知如何结局。今百姓如在水火之中，大王以仁义广施，若依臣愚意，先伐此乱臣贼子，剪其乱政者，则天子左右见无谗佞之人，庶几天子有悔过迁善之机，则主公亦不枉天子假以节钺之意。”文王曰：“卿言虽是，奈孤与崇侯虎一样爵位，岂有擅自征伐之理？”子牙曰：“天下利病，许诸人直言无隐。况主公受天子白旄黄钺，得专征伐，原为禁暴除奸；似这等权奸蛊国，内外成党，残虐生民，以白作黑，屠戮忠贤，为国家大恶。大王今发仁慈之心，救民于水火。倘天子改恶从善，而效法尧、舜之主，大王此功，万年不朽矣。”文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王闻子牙之言，劝纣王为尧、舜，其心甚悦，便曰：“丞相行师，谁为主将去伐崇侯虎？”子牙曰：“臣愿与大王代劳，以效犬马。”文王恐子牙杀伐太重，自思：“我去还有酌量。”文王曰：“孤同丞相一往。恐有别端，可以共议。”子牙曰：“大王大驾亲征，天下响应。”文王发出白旄、黄钺，起人马十万，择吉日祭宝纛，以南宫适为先行，辛甲为副将，随行有四贤、八俊。文王与子牙放炮起兵。一路上父老相迎，鸡犬不惊。民闻伐崇，人人大悦，个个欢忻。好人马！怎见得：

碯分五色，杀气迷空。明晃晃剑戟枪刀，光灿灿叉锤斧棒。三军跳跃，犹如猛虎下高山；战马长嘶，一似蛟龙离海岛。巡营小校似欢狼，了哨儿郎雄赳赳。先行引道，逢山开路踏桥梁；元帅中军，杀斩存留施号令。团团牌手护军粮，硬弩狂弓射阵脚。此一去：除奸削党安天下，才离碯溪第一功。

话说子牙人马过府、州、县、镇，人人乐业，鸡犬不惊，一路上多少父老迎迓。一日，探马来报中军：“兵至崇城。”子牙传令安营，竖了旗门，结成大寨。子牙升帐，众将参谒。不题。

且说探马报进崇城。此时崇侯不在崇城，正在朝歌随朝。城内是侯虎之子崇应彪，闻报大怒，忙升殿点聚将鼓。众将上银安殿，参谒已毕。应彪曰：“姬昌暴横，不守本分，前岁逃关，圣上几番欲点兵征伐，彼不思悔过，反兴此无名之师，深属可恨！况且我与你各守疆土，秋毫无犯，今自来送死，我岂肯轻恕！”传令：“点人马出城。”随令大将黄元济、陈继贞、梅德、金成：“这一番定擒反叛，解上朝歌，以尽大法。”

却说子牙次日升帐，先令南宫适崇城见首阵。南宫适得令，领本部人马出营，排成阵势，出马厉声叫曰：“逆贼崇侯虎早至军前受死！”言未毕，听城中炮响，门开处，只见一枝人马杀将出来。为头一将乃飞虎大将黄元济是也。南宫适曰：“黄元济，你不必来，唤出崇侯虎来领罪，杀了逆贼，泄神人之忿，万事俱休。”元济大怒，骤马摇刀，飞来直取。南宫适举刀相迎。两马盘旋，双刀并举，一场大战。怎见得：



封神演义

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

二将坐鞍鞞，征云透九霄：这一个急取壶中箭；那一个忙拔紫金标。这将刀欲诛军将；那将刀直取英豪。这一个平生胆壮安天下；那一个气概轩昂压俊髦。

话说南宫适大战黄元济，未及三十回合，元济非南宫适敌手，力不能支。南宫适是西岐名将，元济怎能胜得也。元济欲要败走，又被南宫适一口刀裹住了，跳不出圈子去，早被南将军一刀挥于马下。军兵枭了首级，掌得胜鼓回营；进辕门来见子牙，将斩的黄元济首级报功。子牙大喜。且说崇城败残军马回报崇应彪，说：“黄元济已被南宫适斩于马下，将首级在辕门号令。”应彪听罢，拍案大呼曰：“好姬昌逆贼！今为反臣，又杀朝廷命官，你罪如太山，若不斩此贼与黄元济报仇，誓不回军！”传令：“明日将大队人马出城，与姬昌决一雌雄！”一宿已过，次早旭日东升，大炮三声，开城门，大势人马杀奔周营，坐名只要姬昌、姜尚至辕门答话。探马报入中军曰：“崇应彪口出不逊之言，请丞相军令定夺。”子牙请文王亲自临阵，会兵于崇城。文王乘骑，四贤保驾，八俊随军。周营内炮响，麾动旗旛。崇应彪见对阵旗门开处，忽见一人，道扮乘马而来；两边排列众将，一对对雁翅分开。崇应彪定睛观看，但见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鱼尾金冠鹤擎，丝绦又结乾坤。

雌雄宝剑手中擎，八卦仙衣可衬。

元始玉虚门下，包含地理天文，

银须白发气精神，却似神仙临阵。

子牙马至阵前言曰：“崇城守将可来见我。”只听得那阵上一骑飞来。怎见得崇应彪妆束：

盘头冠，飞凤结；大红炮，猩猩血。黄金铠甲套连环，护心宝镜悬明月。腰束羊脂白玉厢，九吞八扎真奇绝。金妆铜挂马鞍傍，虎尾钢鞭悬竹节。袋内弓弯三尺五，囊中箭插宾州铁。坐下走阵冲营马，丈八蛇矛神鬼怯。父在当朝一宠臣，子镇崇城真英杰。

崇应彪一马当前，见子牙问曰：“汝乃何等人物，敢犯吾疆界？”子牙曰：“吾乃文王驾下首相姜子牙是也。汝父子造恶如渊海，积毒

